



作品集

第二辑

尸变 *Huantouji* 换头记

SHIBIAN

所有的开始与结局总是异乎寻常……

神秘+惊险+离奇

怪异的事件铺天盖地来了……

版权所有
翻印必究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尸变;换头记/卫斯理著.
-北京:中国言实出版社,2002.12
(卫斯理作品集,第2辑)
ISBN 7-80128-390-2

I. ①尸... ②换...

II. 卫...

III. 科学幻想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108912 号

京图字:01—2003—1180号

本作品(《卫斯理科幻系列》)中文简体字版由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
独家授权中国言实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。版权所有,违者必究。

责任编辑/詹红旗

责任校对/毛家华

封面设计/嘉 雯

策 划/嘉 雯

装帧设计/嘉 雯

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2号 邮政编码 100017)

<http://www.zgyscbs.com>

电话:64924716 64924761

新华书店经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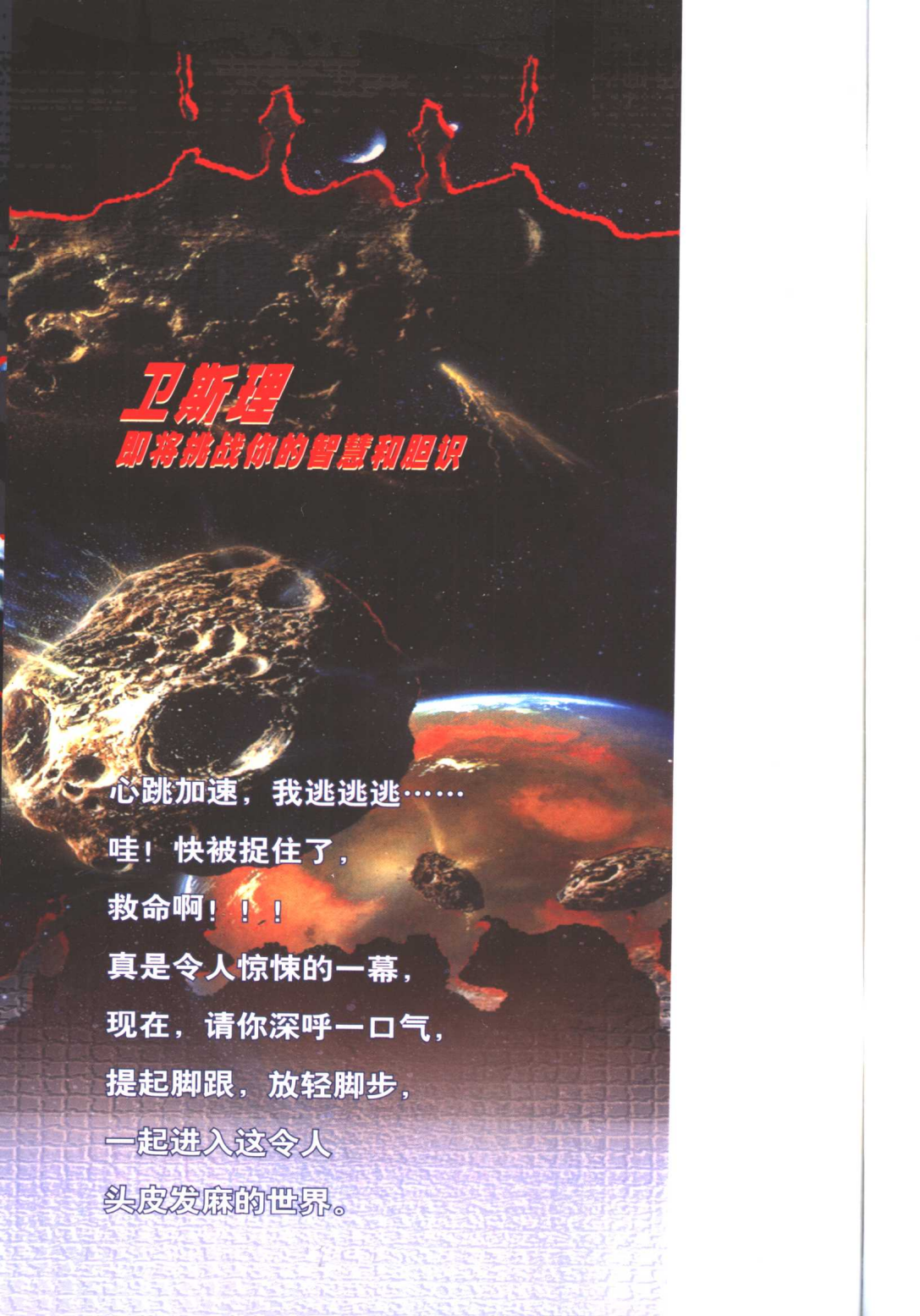
中山市新华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

880×1168毫米 32开 160印张 4200千字

2002年12月第一版 2002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定价:323元(全19册)

(如印装质量不合格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

卫斯理

即将挑战你的智慧和胆识

心跳加速，我逃逃逃……

哇！快被捉住了，

救命啊！！

真是令人惊悚的一幕，

现在，请你深呼一口气，

提起脚跟，放轻脚步，

一起进入这令人

头皮发麻的世界。



作品集

第一辑

神素灭归壳变谜猫磁神具理人藏相墓运猴探险散
之白毁之
林与回贝狐室老魔瘟玩卫二迷真盗命望探飞
丛理之密
卫斯菌
真空
少年第
愿继续魂
钻地妖蓝蜂奇透沉地地规大古原红新眼连探寻
石底血云门光船洪图律厦声空月亮年睛锁险爱神
花奇火人云门光船洪图律厦声空月亮年睛锁险爱神
人

第二辑

手数人手惑谋码物梦星座阳方星记照刑友誓宝
杀离阴
宙劫支错蛊杀密怪寻灵假活皇换犀极笔毒异
宇
幽快天
大黑访不无圈影搜烈血变黑迷尸后洞天招茫
犯暗死间套子灵女统双无乐变备天书魂点
罪天使狱
者使

第一部 海上遇险见怪船

“尸变”是一件令人想起就不寒而栗的怪事，而这样恐怖的事，又和一个曲折的故事连在一起，那自然更引人入胜。在未曾叙述这故事之前，我必须说明几点。

第一，这是一个很有恐怖意味的故事，但绝不是故作恐怖，耸人听闻。

第二，尸变的传说，古今中外都有，也许有人认为尸变和科学，扯不上关系。但其实不然，在生物实验室中，切下了青蛙的大腿，找出它的神经，用电去刺激它，青蛙的大腿，便会作跳跃的反射，这是任何中学生都知道的常识。而古今中外一切有关尸变的传说，也和电有关，例如外国的传说，雷电之夜，尸体会起来行走；中国的传说是猫在死人身上走过（猫爪磨擦，产生静电），便会尸变等等，这个故事中发生的尸变，和传说中的略有不同，后文自有明叙。

第三，这只是一个“故事”，在故事中的一切，如果与某些事实有巧合之处，纯属偶然。再一次声明：那只是一个故事！

如果这是一个“鬼故事”的话，那么它的开始，和一般鬼故事却不同，它不开始在风雨凄迷的午夜，而开始在一个风和日丽、阳光普照的下午。

仲秋时分，我性好活动，自然不肯躲在家中，一早就驾艇外出，驾的是那种有帆的小艇，只有我一个人。那种小艇在出



尸
变



海之后，可以不被任何尘世间的声音所骚扰；可以使得自己的心灵，真正陶醉在大自然之中。

在中午时分，突然起了一大片乌云，那一大片乌云以极高的速度向着我盖来，我的航海经验虽然说不上如何丰富，但是一看到这样的情形，也可以知道天要变了。

最佳的应付办法，是立即回去。于是我扯起了帆，开始的十五分钟，还算顺利，帆孕足了风，高速行驶，但是接着就刮起了旋风。同时，海面波涛汹涌，变成了一片暗灰色。

小帆船绝不适合在风浪中行驶，又没有呼救的设备，旋风猛烈令得风帆被卷去了一半之后，船就开始在海中打起转来，无法控制。

我只好用力地扳舵，帆艇向西飘去，约摸在半小时之后，我才有了获救的希望。

我看到远远有一艘船的影子，那船离我十分远，使我获得可以得救的信念是，我的帆艇，这时正向着那船飘去。

当我一发现那艘船的时候，我只看出那是一艘船，但那究竟是什么样的船，我却看不清楚。

但在又过了二十分钟之后，那船的轮廓，便已渐渐明朗了，那是一艘古色古香的典型中国帆船！

现在有许多人，喜欢将豪华游艇的外型，装饰成中国式帆船，它的桅杆上帆是落下来的，但它仍在前进，速度十分快，我们已渐渐地接近，我开始大叫。

当我开始大叫时，暴雨已然洒下，我全身在半分钟之内，便已湿透，而乌云也已遮没整个天空，当然，波浪更加汹涌了！

我叫了没有多久，那船上的人便已注意到了我，他们先向我指指点点，接着，便有人冒雨走上甲板，来到船舷上望着我，我的小帆船距离他们只有七八米了，我大声叫道：“我遇

险了，请你们救我！”那船上有几个身形十分粗壮的人，看来像是水手，他们其实不必听到我的叫唤，也可以知道我遇险了，他们之中的两个，抬起了一盘缆绳，用力一抛，向我抛了过来，同时叫道：“接住它！”

他们抛出的绳子，绳头“啪”地一声，打在我的小帆艇上，我连忙伏下身，将绳子先在我的小帆艇上绕了几绕，绑住了我的帆艇，那船上的几个水手在合力拉着，我的帆艇和那船迅速地接近，终于靠在一起。

我拉着绳子，向上爬去，船上的水手也在叱喝着，替我出力，不消多久，我的双手已然攀住那艘船的船舷，只消一耸身，就可以上船了。

可是，也就在此际，只见一个人从船舱中走了出来，厉声喝道：“你们在做什么？”

当我的双手一攀上船舷之际，已有五六只手伸过来拉我，那一下呼喝声传了出来，那几只伸出来的手，立时缩了回去。

我抬起头来，首先看到那四五个水手，像是做错了事的小孩子一样，一动也不动地站着，雨水洒在他们黝黑的脸上，而他们脸上的神情，都十分尴尬。

我也看到了那个发出极之严厉的呼喝声的人。

那是一个中年人，他穿着一件黑胶雨衣，他的面色，十分苍白，甚至可以说，是接近灰白色的。他有一张十分消瘦的脸，和一双比常人来得大而向外突出的双眼，所以给人以一种十分阴森之感。

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人，但是从他厉声一喝，那些水手便一点不敢动这一点来看，那人可能是一位十分严厉的船长。他那双眼也正瞪着我，然后，他又大喝了一声，道：“你们在干什么？”

那四五个水手中的一个，战战兢兢地道：“我……我们发



尸

变



现了一艘小艇，艇上的人在求救，所以我们抛绳子给他，将他救上船来……”

那水手的话，可以说一点也没有讲错，可是那家伙却像这个水手做了什么天大的错事一样，直冲到了他的面前，“呸”地一声：“放你的狗屁，你为什么自作主张，你问过我么？”

看到那人在责备那水手，我的心中也不禁大是有气。虽然，那船或许是他的，而我也正要他收留，但是在海上航行的人都知道，搭救在海上遇难的人，实在可以说是一项义不容辞的任务，他实在不必作威作福，我也不必卑躬曲膝。

我双臂一发力，上半身便已越过了船舷，接着，我再一耸身，便已上了甲板，我大喊道：“先生，水手并没有做错什么，你不必那样责备他们！”

我的话才一出口，那人倏地转过身来。我从来也未曾看到一个人的神情如此之紧张，如此之充满了戒备的神态，那人这时的体态神情，我实在想不到适当的词来形容他。

我只好较棉唆的字句来形容他，他那时的情形，就像是我想登上船的目的，是来抢他的爱妻一样；或者，他的神情像是他是一块极好草地的保护人，而我是一头闯进草地来的野猪！

他的神态是如此之异特，所以令得我也呆住了！

他一转过身来之后，双手紧紧地握着拳，用极其尖锐的声音叫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你为什么登上我的船？将他赶下去，你们全站着干什么，将他赶下去！”

他最后的几句话，是呼喝水手将我赶下去的，那几个水手显然不想执行他的命令，但是却又不敢明显地违反他，所以懒洋洋地向前走来。

这时候，我的心情可想而知：当你不幸在海上遇到风暴，而你所搭乘的又是一艘毫无抵抗风暴能力的小帆艇，那已够糟糕的了；有幸你遇到了一艘船，可是船上人竟不讲理到这种程

度，竟要命人将你赶下海去，你会有什么感觉呢？老实说，我是啼笑皆非的，我尽量抑遏着自己心中的怒意，也尽量使我的声音听来心平气和，我沉声道：“先生，我遇到了风暴，而你的船正在海中央，我想你不是要看我掉在海中淹死吧！”

那人的横蛮和不讲理到了没有人性的地步，他挥着手，发疯也似地跳着，叫着：“那是你的事，而这是我的船，你滚，滚下我的船！”

他的手指直指着大海，他竟要我在那样的情形下，滚下大海去！

我的一生之中，稀奇古怪的人，见过不知多少，可是我却还是第一次见到那样的人，这时候，我心中的怒意反倒没有了，我只感到好笑！同时，我对那人，也生出了一股怜悯之意来，因为那人的言语和行动，分明证明他是一个心理和神经都有问题的人。

我侧过头去，去问那几个水手：“船上还有什么人没有？难道只有他一个人么？”

可是那几个水手还未及回答我的问题，那人已然向我疾撞了过来，他那一撞，来得突然之极，而且撞击的力道，也着实不轻！

我被他一撞，甲板上又滑，不由自主，退开了五六步，几乎就此跌下大海去，可是我立时一跃向前，一伸手便执住了他的衣领！

如果是早几年，我的脾气不好的时候，那家伙一定要饱尝我的老拳，但现在，我的脾气毕竟已好了许多了！

所以，我一抓住了那人的胸前衣服，我便想到，那是他的船，我登上他的船，首先是我的不是，他有权不欢喜我。我立时又放开了手：“我必须留在你的船上等暴风过去，我想，你总不致于坚持要我离开你的船的，是不？”



“不行，不行！”那人叫了起来：“绝对不行，你必须立时离开！”

我苦笑了一下，那人实在是不可理喻，而我实在又想不出如何才能使他答应让我留在他船上。而就在这时候，我只听得船舱之内，传来了一个老妇人的声音，发了一句话。那老妇人所发的，是中国福建北部山区，一种十分冷门的方言。

我对各地的方言，都素有研究，所以我听出那老妇人在叫道：“阿保，外面吵什么？”

那人立时用同样的方言回答道：“阿母，有一个人上了我们的船，他还硬要留在我们的船上，我正在赶他下去，我一定要赶他下去！”

我笑了一笑，也用同样的方言叫道：“阿婆，你的儿子想要我在海中淹死啦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他要害人命啦！”

我学那种方言，虽然不能学得十足像，但是也有八九成，那人突然一呆，显然他绝料不到我竟然会讲他们家乡的语言。

而舱内的那老妇人也呆了一呆，然后道：“阿保，是自己人啦，问他是哪一村的人啦！”我心中更觉得好笑，向前走，我想到船舱中去和那老妇人说个明白，可是我才走出了两步，那人又拦住了我的去路，大喝道：“你想做什么？阿母，他不是我们的人，他是外乡人！”

船舱中那老妇人却讲道理，她道：“阿保，外乡人也好，自己人也好，这么大的风雨，就让他在我们的船上避避风雨好啦！”

那人面上的神色更加难看了，他连忙叫道：“那怎么行？阿母，你忘了我们的船上——”

他讲到这里，陡地想起我是懂得他们的方言，所以立时向我望来，住口不言，面上的神色，难看到了极点。这时，我的

心中，也疑惑之极！

那人坚持不许我上船，我早知道一定是有原因的。但是我却不知道那是什么原因。如今，从那人讲了一半的话中，我却有点端倪了。

我可以猜得到，那人坚决不让我留在他的船上，最主要的原因，是因为他的船上，有着什么不能让我看到的神秘东西！

我心中立即问自己：那不能让我看到的东西是什么？是鸦片？是军械？还是其他的走私品？毫无疑问，那一定是非法的，见不得人的。要不然，何以那人一定要将我赶下海去呢？

我倏地伸手，抓住了那人的手腕，冷笑着：“这是一艘走私船，是不是？”

那人勃然大怒，骂道：“放你的狗屁，你当我是什么人？我叫郑保云，你把我当作什么人了？”

我陡地一呆，抓住他手腕的手，也不由自主松开了来。那被我当作是神经汉，一定要将我赶下海去，不许我在他船上的人，竟然是郑保云！

郑保云的本身，或者还不十分出名，但是他的父亲，却是举世闻名。他父亲在亚洲各地，经营着好几项事业，全是这几项事业的顶峰人物，他的父亲是世界著名的富翁之一，那是毫无疑问的事情。当然，创业的老头子已经死了，现在的富翁，正是我眼前那面色苍白的人：郑保云！

我对于郑保云这个人，并不是十分熟悉，但是却听说过不少有关他的传说，据说他从小就被送到美国去读书，他读书的成绩非常好，有好几个博士的头衔，在他父亲过世之后，他就接管了他父亲的一切事业。我所知道的，只不过如此而已。

如果他是郑保云的话，那么在他的船上，见不得人的东西，自然不是什么私货，而是另有别情。

我松开了他的手，他还在喘着气发怒，我沉声道：“对不

起，郑先生，我听过你的名字，我也绝不愿追究在你船上，见不得人的东西是什么，我只不过想避过这一场风雨而已！”郑保云当我提到“见不得人的东西”之际，他面上的神色又变了一变。

郑保云道：“你不能在我的船上，你回你自己的小艇去，那小艇既然附在我的船上，那就绝不会翻转，这是我最大的容忍了！”

这时候，风雨正剧，而我的小帆艇上，根本没有什么可以遮掩的东西！比起要赶我下海，虽然好些，但是却也好不了多少。

我忙道：“那个——”

可是我才讲了两个字，郑保云已大声叫道：“你私自登上了我的船，我完全有权将你赶下海去，我的水手绝不会对外人泄露！”

我冷冷地道：“你说得对，以你的财势而论，的确可以胡作非为，谢谢你准许我的小艇附在你的大船之旁，但是我可以知道你的船是向何处航行的么？”

郑保云一定是一个极其敏感的人，要不然，就是有什么事在使得他特别敏感。所以他一听得我那样问他，又跳了起来：“那不关你的事，风平浪静之后，你立即离开我的船！”

我怒道：“如果那时候，船正在太平洋之中呢？”

“那是你的事，我管不着。”

我忍住了一肚子气，我已下定了决心要报复，所以我当时并不说什么，只是道：“你说得是，我明白了，没有你，我已经淹死了！”

他狠狠地道：“你明白这一点就好，快下去！快下去！”他用双手赶着我，我反正已打定了主意，所以并不反抗，跨出了船舷，顺着绳子，又回到了我的小帆艇之上。

那时，风雨越来越大了，我一到了小艇上，听不到他的声音，但是却还可以看到他在指手划脚；他一定是在吩咐着水手监视着我，不许我爬上来。

然后，他在甲板上消失了。

我在小帆艇上，浪头一个接一个盖上来，风雨又十分大，我一生之中，从来也没有过那样狼狈的处境。但是总算好，我的小艇不致于倾覆。而风浪虽然大，郑保云的船，却随着浪头的起伏，在海中平稳地航行着。他那艘船一定有着了不起的龙骨和超特的机器！

那船虽然不大，然而毫无疑问，它是适合在大海之中航行的。

我将自己的身子缩成一团，用带子将自己固定在船桅上，我也已然决定，郑保云那样对付我，我一定要将他那见不得人的秘密揭穿，作为报复。

当然，我要弄明白他那绝不想给人知的是什么秘密，就必须登上那艘船。不错，我正准备那样做，但我还须忍耐些时候。我相信现在，不但甲板上的水手在监视看我，郑保云也一定在监视着我。

我要等到天色黑的时候再行动，在这样的风雨之中，天色一黑，一定什么也看不到，我要爬上船上去，郑保云也难以对付我了。

我心中设想了很多可能，去想像郑保云船上不想被人知的是什么东西，但是却一点头绪也没有。

风雨之际，天色黑得特别快，很快地，我便看不见甲板上的人了。我看不到甲板上的人，甲板上的人自然也看不到我了！我趁着巨风稍弱的时候，深吸了一口气，攀着绳子，向大船上攀去。

不需多久，我双手已然抓住船舷了，我慢慢探出头去，向

甲板上看。

只见两个水手，穿着黑色雨衣，在甲板之上，缩成了一团，我正在考虑如何对付他们两人之际，却听得他们讲起话来。

左边的那个叹着气：“小艇上的人，不知怎样了？唉，算他不走运！”

另一个则道：“看来他像是很强健，希望他可以捱得住，我看风雨明天就要过去了！”

那一个又道：“风雨过去了也不是办法啊，那时我们在大海中，他一艘小艇，什么时候，才能够飘到岸上，还不是一样死？”

另一个则道：“我看，郑先生或者会准他的小艇，拖在大船之后，一齐到马尼拉去的。”

那一个“哼”地一声，道：“不用想！”

另一个也不再出声，他们两人将身子缩得更紧，显然他们在甲板上受风雨袭击的滋味，也不会好受，比我也好不了多少！

从这两个水手的对话之中，我至少知道了两件事。第一，这艘船，是到菲律宾去的，目的地是马尼拉。第二，在大船上，我的敌人只是郑保云一人，船上的水手，都同情我。

尤其是第二点，对我来说，十分重要，因为那对改善我的环境，和我想追究郑保云的秘密，十分有帮助，至少，我可以不必用武力对付那两个水手了。

我又等了一会，双手用力一按，身子打横一滚，便已滚上了甲板。

我的身子才在甲板上滚了两下，那两个水手便已然一齐站了起来，我也连忙一跃而起。这时，风浪仍然十分大，所以我们三个人的身形，其实都是站立不稳，在不断摇晃着的。

我忙压低了声音：“两位，请你们别张声，我在下面实在忍不住了。巨浪不断向我撞来，如果我不爬上来的话，我一定会死了！”

那两个水手着急道：“可是，如果船主知道你在船上，我们也不得了啊！”

我完全相信他们两人所讲的是实情，我立时问道：“你们可知道，这船上有着什么古怪，以致他坚决不肯让我上船？”

那水手道：“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！”

我又问道：“船到什么地方去过，去做什么？”

一个水手道：“船到郑先生的家乡去过，接郑先生的老娘，和将郑先生阿爸的灵柩，运到菲律宾去安葬。”

我从他们的话中，立时想到了一点，那灵柩可能有蹊跷。灵柩之中，是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呢？这倒要好好查究一下。

我又问：“郑先生的父亲死了多久？”回答是“我们不知道。”

我想了一想：“我要进船舱去看看，你们别出声，我会十分小心，不让船主知道的，就算被他发觉了，我也决不会牵涉你们两人的！”

那两个水手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，我站起身子来，向前走着，我并不从日间郑保云出来的那个门中进去，而是摸到了船尾，我走得十分小心，因为在风雨中，我随时可能掉下海去。

来到了近船尾的一扇门前，我握住了门柄，旋了一旋，门已可打开来了，我迅速一推，闪身而入，又立时将门关上。

虽然那只是极短的时间，但是狂风依然从门中，卷了进来，我听得“砰”地一声，像是吹倒了什么东西。

我背靠门站着，心中十分紧张。

但等了好久，我并没有听到什么别的声响，水手多半都睡



了，机器声均匀地响着，在驾驶舱中大概还有人，而我现在，是在什么地方呢？

我闭上眼睛一会儿，使之习惯黑暗，从前面一扇门的门缝中射出来的光芒，已可以使我约略看清楚眼前的情形了，那是相当大的一个舱。虽然这艘船的动力部分，是第一流科学技术的结晶，但是它的装饰部分，却是极度古老的。

这时，我看到了两张八仙桌，并放在一起。在靠舱壁之处，似乎还供着一个祖先的神位，在神位前，是几只香炉。围着八仙桌的，是几张椅子。

靠着另一边舱壁的，也是椅子和茶几，全是酸枝木镶云石的旧式家私。

我看清楚了这个舱中没有人，胆子更大了不少。而我才从风雨中来，一进了这个舱中，像是已到了温暖、安全的另一个天地一样。

我吸了一口气，抹去了我脸上的水珠，小心地向前走着，但是我只向前走了两步，便发现我的鞋中因为积水太多，而在走动之际，发出“滋滋”声来，所以我又停了下来，除去了我的鞋子。

也就在这时，我听得“砰”地一声响，像是有人打开了门，重又关上似的。

我赶紧闪了一闪，紧贴着舱壁而立，然后，我却又听不到什么了。

大约等了一分钟，我便听得有人讲话的声音，一个人道：“郑先生，我从来也未曾驾驶过那样好的船，你看，风速计上的速度是每小时三十里，但是船却稳得就像在平静的湖面上行驶一样！”

接着，便是郑保云的声音：“很好，速度还可以提高一些么？”

“我来设法，郑先生，我一定设法。”

“对了，你必须设法，只要比预定的时间早到，即使是早到一分钟，你们就可以得到奖金，早到的时间越多，奖金就越高！”

“是的，我们一定尽力，郑先生，听说有人想上船来？是不是？”

郑保云的声音十分粗：“你们不必管别的事，只要使船如何驶得更快就可以了，知道了吗？”

接着，至少有两个人齐声道：“知道了！”



尸

变